

「孤島」教授 國際線「孤島」行

文・圖／謝世忠

論者有語，臺灣國際外交有如孤島。那麼，學術上呢？當然，已有部分宏觀性世界認可成績，聞名遐邇，所以，不會孤單；但，另一方面，卻也見著學人孤影途徙，隻身闖關，諸多學術場合間，總是臺灣一人，幾天獨處一隅，然後適時念出一篇好論文，為國家爭一份光度。筆者服務臺大20年，自許必須浸身國際學術場域，因此，人類學國外田野不可缺，國際會議同樣重要。就這樣一路跑到今天，回觀自己，竟才發現英氣少年早已飄渺，而我依然國外孤獨，帶著「唯一臺灣」上演講桌，但見滿堂好奇，眺望此一來自福爾摩沙的島嶼單幫。

上個學年教授休假研究一年，再加上暑假的後段，一共出入境24趟，參加會議者有泰國、韓國、葡萄牙，田野調查者有日本、馬來西亞、寮國、美國，外國大學訪問者則有馬來亞大學與德國漢堡大學。友人笑稱，謝老師一年多時間內，偶爾「過境」臺灣，懇請抽空探望他們一下。我自己則解嘲，2009年夏天甫搬妥當的安坑新家，根本就是「自家旅店」，到現在，男主人仍不甚熟習屋內空間，常常碰壁。不過，總該靜下整裝開學了，300多個日子，有待慢慢消化產出。

會議三次上台，大馬和德國則在三個大學作了四次演講，合計七回。七場講演，主題橫跨臺

灣、寮國、日本、以及馬國。筆者企圖心明顯，就是要讓大家知道，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，有本土，更有國際；注重自我家國，也關懷世界角落。多年來，我充當一名此道實踐者。典型例子即是「泰學研究國際會議」自1990年以降，每三年一會，我從未缺席，卻也多扮演來自臺灣的「孤島教授」角色。對自己而言，「臺灣唯一」，早已不陌生，所以，超過一年的日子裡，七次學術演說報告，場裡會外，往往就一人臺灣，講話詢答，點滴心底。

讓臺灣光澤在世界顯現的方法很多，學術人研究成果，不吝長長航程後，作個口頭公告，當是策略一。決定申請休假研究之前，就打定主意，這一年要集大成，好好衝個前鋒，國際線多方引觸，至少記錄上均將載有「來自臺灣」或「臺灣大學人類學系」字樣。臺灣或許政治外交上一定程度的「孤島化」，但，作為一名大學教師，其專業研究者身分，可以做的事仍多。走出孤島，縱使稀釋之後，全球分散，教授成了會場臺灣一人，寂寞可知，卻還是可大方獻藝，對話國際，如此一來，心情想必暢快。然後，奔波苦勞，忘的乾淨，勇武者繼續下回孤島行。

(2010/09/08) 



謝世忠小檔案

現任臺大人類學系教授。1977年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學系，1982年取得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，1989年獲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哲學博士。此外，在留學美國期間曾專修泰國語文，因此也擁有一泰文化研究學士學位。主要研究領域有北東南亞民族誌、泰／寮國族關係、臺灣原住民當代現象、民族史方法、第四世界理論、詮釋人類學、觀光人類學、發展人類學及族群理論等。主要著作有1987年《認同的污名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》、1993年《傣泐－西雙版納的族群現象》、1994年《山胞觀光－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》、2004年《國族論述：中國與北東南亞的場域》、2007年《移民、返鄉與傳統祭典－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參與及文化認同》（與劉瑞超合著）等10多部，另有學術論文和一般散文約計200餘篇，為一位研究領域多元且著作產量豐碩的人類學者。